新刻陳太史經濟言輯要卷之一

翰林院編修秋濤陳子壯太史纂
鹽官渭璜陳鼎新父校正

君心

帝王敬天子民只此二語盡之

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

蔡沈書經序刪

千聖心印

臣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嘗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

格心名言

朱熹辭崇政殿說書封事刪

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人主豈可使一日忘憂懼耶

李沆論大臣當正君心刪

可畏可戒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論刪

確中世主之病

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

數項正患在不思

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矣又何必勞形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魏徵諫太宗十思刪

於守宇生宇出攻宇大宇奇

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覦可謂四夷先起于內不由四夷不守于外也牛僧孺守在四夷論

刪

君德在親賢是首務

君德

人主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有畏慎之心程頤經筵劄子刪

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然天下之事患常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乎積漸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

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程顥論君道摘錄

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子產論寬猛刪

和字妙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羮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臧哀伯諫取郜鼎刪

國家新羅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

昃後音

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勿爲勿以小累爲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思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羮墻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啚中興有不難也李綱中興十議刪

此六箴係主德甚微不可不置一通于座右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形管記言克念前志宵衣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匪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訓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弗服惟辟所難正服箴

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齊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罷獻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沈酒舉白浮鍾魏叡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納誨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睿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辨邪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作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防微箴李德裕丹扆六箴

臣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典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嫡長之位禮之于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嫡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非虛加其禮文而已

德始于情性貫于人倫故聖人慎之

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正家疏刪

人主一有偏私佞巧便乘而入可畏哉

君道在承天故先以強勉修德說起

君道 內附勤政二條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效者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

深於春秋之旨

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于天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

法天只是

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觀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董仲舒賢良策刪

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

任德任德便是法古

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訊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害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今世廢而不修亾以化民民以故棄仁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訊之天令之謂命命

以此見二帝三王之治本乎道

非聖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三王之道所尚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亾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益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敗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

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亾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重名器實以杜亂萌

董仲舒天人策對刪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亾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仲尼惜繁纓節錄

附勤政 計二條

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斜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

上下總是一勤便可撑持宇宙

庇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敬姜論勞刪天子親率諸侯耕帝藉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夏秋冬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呂覽

務農不見于國勤耕也

聽諫

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于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知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矣弗聞則社稷危矣

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于蓊蓊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

以宰相形起諫官甚有體裁

不聽也賈山至言刪

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故士學古懷道者仕于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訊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議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布衣常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而言是始終無一言也可不惜哉歐陽修上范司諫書刪

諫法莫妙于術術者巧中之謂所以曲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于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

其心者也須善看

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于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逄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逄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蘇洵諫論上刪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亾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所謂賢者不賢也史記屈原傳刪

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敔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

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辨激意相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辨給繁于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韓非說難刪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說苑

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從容文語詩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于鍾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無厭鄙夫文中

禹之治天下也爲銘于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鍾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

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鬻子

儉戒

昔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避燥濕而已矣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虞而已矣五者聖之所以養性也呂覽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亾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亾其國者晉

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亾其國者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歔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亾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自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于此足以亾國今君兼此四者可無戒歟 魯共公酒味色論

昔者周益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仕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亾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仇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 賈山至言刪

秦始天下已壞而弗自知只是一個不好受諫

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物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修于五色耳營于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于無用財盡于

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賢良文學罷鹽鐵議刪

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于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于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張蘊古大寶箴刪

人君讀此當爲一省

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瑶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顧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徐賢妃諫太宗息兵罷役摘錄

攻守二義甚奇甚確

君風雨淫寒燠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君人者莫不唯慾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奸聲艷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淫刑攻之翫好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

形容秦宮紛奢極矣究竟焦土千古烱鑒

則讒諂之言聚歛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于城池焉外防其攻甚于寇賊焉將在乎寢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化之白居易立制度對刪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嗟夫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柰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于甬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于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于周身之帛縷直欄

末段煞甚風麗煞甚痛快千古名議

橫檻多于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于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杜牧阿房宮賦刪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祭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

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礪故曰儉其道乎

臺榭相望者亾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窟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

諸子類語

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硎鑄金爲鉏埏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居其屈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崑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兢于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炫中國徙卬筰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于用是以褐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

鹽鐵論

至樂之中伏至危之

戒獵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臧僖伯諫觀魚刪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

槎宜用爲戒

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于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無形禍固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相如諫獵書

審幾

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郈孫以鬬雞亾身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妄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天下笑不慎故也 劉子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故登峻坂而不跌墜者慎于大也跨阜垤而好顛蹶者輕于小也苟兢業其步雖履劍能安輕易其足雖夷路亦躓鴻毛性輕積之沉舟繒縞質薄纍之折軸以毛縞之輕微能敗舟舳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之崩隤必因其隙劍之毀折皆由

于壘尺蝏穿堤能漂一邑寸烟直突致灰千室劉子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虫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挈大人關尹子

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于土鉶必將犀玉之盃象箸玉盃必不羮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

斧斤鴆毒每在于袵席盃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祥者禍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勤義則禍不生說苑

經濟言輯要卷之一終

經濟言